

往事如昨

记忆中的年味

魏青梅

年,像长了翅膀一样扑棱棱飞过眼前,可我并没找到过年的感觉。为什么日子好了,年味却淡了?细想,如今丰富多彩的日常,早已衬不出过年的缤纷,最浓的年味似乎都藏在童年的记忆里。

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年,一进腊月门,就用粉笔在黑色炕围上画杠杠。早晨一睁眼,第一件事就是从被窝里伸出小手擦掉一道。杠杠一天天少,年一天天近,心就一天比一天欢呼雀跃。年少不知愁滋味,根本不理解父母的辛苦,把对过年的期盼没心没肺地缠绕在大人越来越忙的节奏里。

年味儿被母亲缝进过年的新衣服里。再拮据的日子,父母也要从牙缝里省出钱,为儿女准备新衣。母亲说,这日子过的是人气儿和面子,小孩儿喜欢往人堆里钻,穿得体的,父母脸上有光。年三十晚上,枕边整齐叠放着各自的新衣,枕着对年的期盼与向往美美地进入梦乡。那份幸福与满足,凝结成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与爱,愈久愈醇。

年味儿躲在奶奶剪的窗花里。奶奶的巧手远近闻名,她总是自己设计一些有故事情节的剪纸。首先在白纸上画出一幅幅有趣的图案,认真着色之后再精雕细琢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套四幅一组的图案:茂密的丛林中,几个孩童在玩捉迷藏游戏——有躲在树杈上的,有在树后面探头探脑的,一个用黑布条蒙住双眼的小男孩正张开双臂摸索找寻。人物栩栩如生,画面生动活泼,色彩艳而不俗。一套剪纸故事连贯,令人遐想万千。

年味儿拌着麦香,揉进过年的花饽饽里。姥姥坐在灶前一边整理蒸饽饽的麦秸草,一边慢悠悠地烧着火。热乎乎的炕上,母亲和四婶围在奶奶身边揉着面团,有说有笑。奶奶身子弱,只管做精细活儿,那些揉好的面团在她手里变成各种面塑和红枣饽饽,剪刀、梳子都像是变戏法的工具。所有的面塑都在蒸熟凉透后着色。奶奶自备一套画饽饽的宝贝家什,细细的麦秸秆是独特的画笔也是兵器,五颜六色的颜色盒和瓶瓶罐罐是她的士兵。奶奶像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元帅,手捏麦秸秆点兵点将,然后,雪白的饽饽上就开出一朵朵美丽的花,圣虫、猪头、金鱼瞬间有了生机。近几年为了省心省力,我们通常都是订做饽饽,但每当忆起当年的画面,还能闻到从岁月深处飘来的麦秸味儿。

年味儿蕴藏在我们家的“小资情调”里。年根儿下,父亲带着我们做梅花。我和妹妹用胶水把剪好的彩纸花瓣粘成一朵朵梅花,父亲负责让它们隔三岔五地开在野外折来的柿树枝上,颇有疏影横斜、暗香浮动之妙。偶尔有邻居来借东西,用讶异的眼神瞅一眼忙碌的母亲,再瞧一眼慢条斯理做着无用事的爷仨,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家家户户最忙的腊月末,母亲一个人脚不沾地忙活着年,却纵容父女三人如此胡闹,在偌大一个村庄里是绝无仅有的,那些好看的柿树枝就是她折回家的。我们愣是把这件事做成了若干年,直到姐妹俩先后出嫁。

年味儿裹挟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和拜年的脚步声里。大年三十夜里十二点钟声敲响,鞭炮声在山村此起彼伏,哥哥迫不及待地点燃一挂千头大鞭。在噼里啪啦的脆响中,母亲和姥姥已经摆满一桌美味佳肴。一家人围桌而坐吃过团圆饭,首先去给奶奶拜年,然后跟随大人去五服以内的人家。最好是刚刚下了厚厚的一层雪,那样的年有一种独特的圣洁和神秘。小孩不走寻常路,喜欢听脚踩新雪的“咯吱”声,把新棉鞋美丽的花纹整齐排列在雪地上,回首望去,像一列无声的列车从黑暗奔向光明。拜年的人来回穿梭,天黑看不清也会远远互道过年好,孩子们的欢笑声在胡同里乱窜。好像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喜欢走村串户的热闹和新鲜。女孩子故作矜持地跟在大人和哥哥们身后,出了东家进西家,高声喊着过年好,半推半就任凭老人亲切地拽着小手,把糖果和花生塞满兜兜。

记忆中的年味儿像散落在旧时光里的一颗颗耀眼的珍珠。它们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,映亮了无数个没有星星的夜晚,装饰着那些天真幼稚的梦,满足了人们对过年最完美的期许。

家乡的年

盖少艳

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,小时候,最喜欢过年了。过年可以穿漂亮的新衣服,吃美味的佳肴,还可以收到长辈给的压岁钱,把花花绿绿的糖果塞满口袋。

除夕前一天,妈妈睡得很晚。她把全家的新衣服拿出来,挨个儿检查,看看扣子需不需要重新钉一遍。我们姊妹三个兴奋得睡不着,抢着凑到妈妈跟前,摩挲自己的新衣服。妈妈假装生气地喊:“别捣乱,赶紧睡!”妈妈嘱咐说,明天就要过年了,说话要捡着吉利话说,我们窝在被窝里嘻嘻哈哈地笑着,早把妈妈的嘱咐抛到脑后了。

除夕早上,爸爸妈妈起得很早,做好早饭顾不上吃,就忙着洗鱼切肉择菜。我自告奋勇帮爸爸擦玻璃,大嫂帮妈妈择菜,三嫂拉着风箱烧火。不一会儿,我就嚷着胳膊酸了,爸爸笑着说:“别干了,去炕上吃瓜子吧!”于是,我像个小馋猫儿蹿上炕了。

临近中午,爸爸熬好了糍糊,我们一起把红红的对联贴在了大门上,照壁上也贴满了大红的“福”字,还有五彩斑斓带着细长流苏的贴纸。一阵风吹来,它们像穿着花裙子的仙女一样飘摇着。到午饭时间了,雪白的米饭冒着热气,妈妈亲手做好了丰盛的“赶年菜”,里面有白菜、豆腐、猪头肉、粉条。吃了“赶年菜”红红火火,祝愿新的一年万事顺利,幸福如意。米饭就着“赶年菜”,很香很香,现在想起,我还禁不住流口水。

傍晚时分,爸爸把暖在炕上的鞭炮拿上了平台,系在竹竿上。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里,我们几个吓得捂了耳朵躲在锅台边。此时胖乎乎的饺子也下锅了,饺子馅有好几种:红枣,寓意能起早;糖块,吃了来年有甜头;有一分、二分的硬币,谁吃到了来年就会发大财。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,妈妈用提前准备好的碗盛好了先供奉在灶台上,拿酒朝地上浇一些,然后喊我们过去磕头。磕完头就开始吃年夜饭了。有鱼,象征着年年有“余”;有菜,象征年年发“财”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饺子,这时,大嫂、三嫂也吃完了,我们争先恐后地抢着问:“爸过年好!妈过年好!”爸妈笑眯眯地从兜里掏出崭新的压岁钱递给我们。摩挲着崭新的压岁钱,我们兴奋得手舞足蹈。帮妈妈收拾好碗筷,我们换上新衣服后,就准备跟着爸爸出门拜年了。妈妈要留在家里接待来拜年的亲戚们。临出门时,我还不忘记嘱咐妈妈:“妈,千万别把那些好糖分没了。”

夜晚的村庄灯火通明,家家户户灯光大开,长长的胡同里挂满了红红的大灯笼。胡同里人来人往,全是走街串巷忙着拜年的人群。相遇的乡亲们总是相互抱拳问好,真挚的情感流淌着温暖。最喜欢去本家大妈家拜年,大妈家有个在大城市工作的姐姐,总带回一些花花绿绿的糖果,那些糖果对喜欢收集糖纸的我有致命的诱惑。

等拜年回来,已经很晚了。虽然走了很多的路,但一进家门我们仍像打了鸡血似的,眼睛瞪得贼亮。我趴在炕沿上,和大嫂三嫂比赛谁收的糖果多,谁的糖果纸好看。还没显摆完,眼睛就睁不开了,胡乱扒个窝就睡了。

慢慢地我长大了,去外地求学、工作、结婚生子,渐渐远离了家乡原始淳朴的过年方式。

老家淳朴的过年气氛是最美的,有着老家特有的年味,有着老家淳朴的乡亲乡情。好想回到从前,回到那个扎着马尾的童年时代,站在老家的屋檐下,看着贴好的大红对联和忙碌的家人,饱含深情地喊:“爸妈,我来了!”

乡村记忆

赤脚踏冰河

林红宾

上世纪60年代初,物资匮乏,好多供销社供应春节的物品也是寥寥无几。

那一年,母亲对我说:“我成天忙着织花边,竟然忘了买酒。家里再穷,正月里总会有客,要是吃饭拿不出酒,那该有多么寒碜。我准备了一些地瓜干,这几天你抽空到外村供销社换点烧酒回来。”那时,我正在附近一个大村子读完小。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,老师布置的作业我已做完,便欣然答应。当天傍晚,我来到街坊四爷家,跟四爷说明来意。四爷说:“你来得真凑巧,因为活计忙,我也忘了换酒。这样吧,明天吃过早饭,我在村东等你,咱俩到东南面的富村供销社换酒。我已打听好了,那里还有酒。”四爷身体不甚强壮,走道抬不起脚来,干重体力活根本不行,只能干些轻松的农活。他一向反应迟钝,遇事总是再三权衡,从不吃亏。我从未到过富村,对那儿人生地不熟,能找到四爷这样的伴儿,也是求之不得。

翌日吃罢早饭,我背着一袋子地瓜干,提着一个土陶酒瓶,与四爷登上东口子,经过柘棘莹,从铁口穿村而过,几公里崎岖山路已被甩在身后,再向前走一程,便来到清阳河畔。清阳河又称大沽夹河、外夹河,乡亲们则管它叫大河。这里是“种一棵葫芦爬三县”之地,大河北沿属栖霞,大河南沿分属福山、牟平两县,我们要去的富村正是在福山的地界。当时正值数九隆冬,寒风凛冽,雪花纷飞,我的双手被冻得有些麻木,耳朵也隐隐作痛。走到河边,我不免倒吸一口凉气:这里地势平坦,河水流势缓慢,导致水面很宽,约莫三百多米,浅水处结着冰凌,河中央流水较为湍急,没有结冰。未等过河,我便心中打怵,忙问四爷:“这附近没有桥吗?”四爷解释道:“上游七八里处的河口有座高凳桥,下游十几里处有座公路桥,要想过桥到富村,势必要兜个大圈子。要是那么走,消耗体力不说,要费好多工夫,不划算,不如遭点罪蹚水过河,可少走弯路,直接到达。”

既然别无选择,那就只有义无反顾地蹚水过河了。当下,我们脱下鞋和袜子,挽起裤腿。哟,赤脚踏冰,奇凉无比,这就迫使你赶紧挪步,脚下“吧唧吧唧”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我将心一横,咬紧牙关,终于蹚过大河。

四爷来过几次富村供销社,和店员们较熟。店员们见邻县一老一少顶风冒雪走了老远的路,尤其是大冷天赤脚踏过大河前来换酒,顿生怜悯之心,给予热情接待,很快为我们一一办妥。

归途仍要赤脚踏过大河。虽说肩上没有重量,但土陶瓶里装满了酒,要小心翼翼地提着,一旦打滑摔倒,那可就功亏一篑了。在学校我喜欢编顺口溜,眼下触景生情,不禁随口编了一首:“寒风舞清雪,四野无人越,唯有咱爷俩,赤脚踏冰河。”四爷听了嘿嘿一笑:“你脑袋瓜有灵气,把咱俩都编进去了,挺有意思。我没念书,脑子不开窍,就像一盆糍糊,即便熬一辈子,也编不出来。”一路上,我和四爷有说有笑,天傍晚就平安回到村里。

赤脚踏冰河,委实是一件平常小事,不值得炫耀。然而,对于我来说,这件事却一直铭记于心,它激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知难而进,永不退缩。